



我和我的祖国

(组诗)

汤云明(云南)

扯不开,折不散,改不掉
我的根须深扎进这片肥沃的土地
我的枝叶在你的阳光雨露中成长
祖国,你是我与生俱来的庇护与荣耀

和我一刻也不能分割的祖国啊
如鱼儿与海水般情深
如鸟儿与天空般意厚
即使我没有大声说出对你的爱
也会把一腔热忱深埋在心底

我和我的祖国,美丽的中国
注定了这一辈子的情缘
我和我的祖国,富强的中国
有着共同的梦想和未来

中国心

黑土地染黑了我们的眼眸和发色
黄河水染黄了我们的肤色
一颗火热的心
在胸膛里跳动
舞动出长江黄河的雄壮
激荡出高山峡谷的壮阔
冲击出平原大地的宽广

一个国家的名字,中国
在同一片天空下
中华儿女一脉相承,世代相传
大写的中国,写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深情的中国,烙印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将一腔赤诚挥洒在长城内外
我的血液和长江黄河一起沸腾起来
我骄傲
因为我有一颗朝气蓬勃的中国心
我自豪
因为我和祖国的步伐有共同的节奏

一起走过的日子

文明的风,从五千年前吹来
吹过秦汉大地,唐宋明月,明清山河
吹进二十世纪中叶的泱泱中华
一个伟人举起大手
书写了崭新的历史
宣告了一段新纪元的开始
天安门城楼,成为了我们站起来的象征

七十载春夏秋冬
一起走过的日子里
有伟大思想的正确指引
有万众一心的拼搏奋斗
以及信任的默契与信仰的光芒

一道道艰险和挫折的关隘
一个个功勋与收获的旅程
我们心手相牵,一起走过
伟大复兴之路,越走越宽阔

自信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七十岁正是风华正茂
我们是幸运的
一起步就满怀信心
自信的神情
整齐地洋溢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我们挺直腰板,铿锵而行

自信来自于雄厚的底气和无畏的初心
来自于坚定的信仰和不懈的追求
也来自于越来越吸引全世界目光的国力
更来自于凝心聚力的历史创造者

当自信汇集成一股强大的动力
千条水与万重山
构成了一幅宏伟的画卷
一个民族,正走向伟大的复兴
一国民众,正无限接近前所未有的梦想

村戏

张金刚(河北)

熙攘的车流中,几个老人手拎马扎、水壶,一路说说笑笑。经验告诉我,县城附近有庙会,可能会有村戏。一打听,果然,村戏来了。一时间,我如同回到了孩提时代,那个时候对村戏的极度期盼被再次唤醒。

村戏来了的消息似乎是被风吹到了各家各户,草草地吃完晚饭,我和小伙伴们就出发了。一路打闹,一路说笑,拐过山头,听到暖场的乐声已起,远远便望见前方灯光通明,心底的躁动加速了血液的流动,直催得人脚步如飞。

戏台下已坐了不少人,可对我们孩子来说,最具吸引力的还是那些卖东西的小摊儿。瓜子、糖块、油条、麻花,各种好吃的食品应有尽有;刀、枪、车、球,各种精巧的玩具更是琳琅满目。孩子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转摊儿,看看这,看看那,看好了可心的,便把平时攒下的零花钱掏了出来。大伙儿一个个地兜里装着,嘴里嚼着,手里玩着,开心地沉浸在村戏的戏台前,至今回想起来,仍觉得有无限快乐。

戏还没有开始,演员都在后台化妆。玩耍了一会儿后,孩子们又对化妆室产生

了好奇,齐齐地聚到了后台。我们尽一切可能地凑近后台,踮着脚尖,从一切可以窥见稀奇的窟窿、缝隙里解密演员化妆的全过程。华丽精致的戏装、威风八面的刀枪、达官贵人的乌纱、皇后妃子的凤冠,还有各种做工精巧的首饰、头花……看都看不完,赏都赏不够。

伴随着急促的锣鼓声,大幕拉开,好戏开场。演员们在台上进进出出,唧唧呀呀地唱着戏文,而看不懂也听不懂的孩子们,也只是在戏台边上看看热闹而已,有时还会向台上入戏的演员做个鬼脸,来一场恶作剧。

看够了台上,再看台下,又是另一番景象。看戏最入迷的还是那些老人,他们伸长脖子,侧着身子,精神十足地和戏里的角色一起哭、一起乐、一起怒。当然,也有熬不住的,坐在台下摇摇摆摆地打起了瞌睡。狡黠的孩子有了坏主意,拿出水枪,喷醒这些“不认真的戏迷”,打盹儿的老人一个激灵,又继续看戏,刚好错过最精彩的情节。

玩够了,看够了,兴致渐减,时间渐慢,直到喇叭一吹,戏终人散,大人们吃

喝上自己家的孩子四散开去。月照人归家,调皮的月亮时而在山头,时而上树梢,时而又揉碎流入了小溪中,转眼又闪入树林里,照着回家的人儿。来了瞌睡,没了说笑,孩子们只是静静地跟着大人们走,手里握着新买的玩具,耳里听大人们谈论那些不太懂的戏,心里直盼着赶快凑上家里热乎乎的炕头睡个好觉。

三天的庙会很快就结束了,看着华丽的舞台被一点点地卸掉,装成大大小小的箱子搬上卡车拉走,心里还真有些舍不得。戏班一走,心里就又开始了对于下一次村戏的期盼。

在盼戏、看戏、送戏的一年年中,我已长大成人,并有了自己的孩子,可因被孩子吵着看戏而勾起的那份期盼却丝毫没减。其实,如今的自己已不是真想去演戏,只是借陪孩子看戏找寻一下儿时的记忆。我正在戏台前想着心事儿,抬眼一看,孩子正拿着荧光棒指着戏里的人乐呢,看来,自己儿时看戏的那一幕又在下一代的身上重现了。

村戏不断,快乐不断;快乐不断,幸福也就不断。

乡村窗棂

梁永刚(河南)

永久地镌刻在一格格木窗棂上。

唯有在冬天,木窗棂上才会蒙一层油纸或塑料布,其它季节则空着,任凭风自由地进出,午后的阳光洒进来,如水的月色淌进来,调皮的星星溜进来……就连那喜欢误打误撞的小麻雀,偶尔也会扑楞着翅膀飞进来,一番惊慌失措后又从窗棂间逃走。

青砖灰瓦的房舍,搭配着古色古香的木窗棂,一个冷峻,一个温暖,却能和谐地同步彰显出古典的美和质朴的纯。在乡间,庄户人家的窗大多未经雕饰,甚至连漆也不涂,保持着原木的本色。春天,和煦的风穿过窗棂,拂去屋内睡了一冬的慵散;夏天,激情的雨飘过窗棂,荡走角落里久积的灰尘;秋天,枯黄的叶钻过窗棂,捎来原野上五彩斑斓的讯息;冬天,纷飞的雪掠过窗棂,融化成绵绵不断的落寞时光。

屋檐在上,遮风避雨,庇护着屋内的

人;窗棂在下,左顾右盼,守望者悠长的岁月。其实,一年四季里,木窗棂并不孤单寂寞,门边、窗旁,黄龙般蜿蜒的玉米,红灯笼样热闹的辣椒、大姑娘辫子似的蒜薹,还有一柄倒挂在墙头的锄头、一把躺在角落的镰刀,都传递着二十四节气的奥妙,解读着乡村农谚的密码。

如今,混迹于钢筋混凝土的丛林中,我对陈年旧物仍有一份痴情。纵然在繁华的都市里住上了过去曾羡慕不已的楼房,用上了美观敞亮的塑钢窗,我依然怀念乡村老屋的木窗棂,以及窗内的慢时光。那些饱经风霜的小小窗棂,是一帧帧生动鲜活的旧日影像,更是一册册纸张发黄的家谱、村史,记载着一个家族、村落兴衰和荣辱,镌刻着农耕岁月的春华秋实和风雨沧桑。

老屋一间一间地不在了,木窗棂也逐渐消逝了,我似乎只能在思乡的梦境里,一遍遍温习它的模样。

母亲的厨房

龚德位(贵州)

由于父亲的工作常调动,我们的住处便也随着搬来搬去。这么多年过去了,母亲的厨房换了一个又一个,可无论空间怎么变换,母亲做的饭菜味道永远是那么可口。还记得儿时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便是放下书包顺着香味儿跑进厨房,饥肠辘辘地探一探母亲究竟准备了哪些好菜。那些年做饭常用的燃料是柴火,现在的很多人并不知道,用柴火炒制的辣椒那叫一个香,用柴火烤出来的红薯、马铃薯更是我们儿时的最爱。当时的灶台是由水泥和砖头垒成的,记忆中,那个简朴的灶台很温暖,而母亲在灶台前握铲的姿态是那样的清晰,让我时时想起家的味道。

后来,父亲到镇上去教书,母亲的厨房便从农村搬到了镇上。从那时起,家里

的灶台由土灶变成了煤炉,那个圆柱形的炉膛内总是慵懒地躺着三两块蜂窝煤,每到要做饭时候,母亲总要想方设法地将炉火生得更旺。母亲一边手持蒲扇冲炉子下面的进风口扇风,一边用一根长长的铁钎子从炉膛的上面往下扎,确保蜂窝煤的每一个孔都通畅,一番努力之后,火苗从炉洞中欢腾而起,窜得老高。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总是将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厨房里,择菜、洗菜、切菜,这些工序母亲事先就会安排好,当父亲从学校归来时,饭菜也陆陆续续地摆上了餐桌。一边吃着可口的饭菜一边与母亲拉家常,是父亲消除工作疲劳的最好方式。

再后来,我到了城里工作,父亲也退休了,我便将二老接到城里与我一起居住,母亲的厨房也就又搬进了城里。和我住在一起时,母亲还是保持着老传统——厨房就是她的“一亩三分地”。我家的厨房面积不大,却总被母亲收拾得干干净净,平时我基本上很少进厨房,都是母亲一个人忙乎着一家人的饮食,只有到了过年时,我们才会帮着母亲做些打下手的活儿。对母亲而言,为我们做上一桌美味的饭菜,然后在一旁看着我们吃得香香的样子,就是她最大的快乐。

母亲是一位烹饪大师,她让我明白,在厨房这样一个热气腾腾的地方,也包含有生活中的酸甜苦辣,而无论自己在外面多忙多累,厨房里总有一个亲切的身影在等着我们回家吃饭。

在我眼里,母亲的厨房就是爱的源头。

换季中的母爱

王乃飞(山东)

天气的一冷一热,母亲最先知道。季节交替的变化,也是母亲最先知道。

从冷到热,从热转冷,冷与暖的每一次交接,四季的每一次转换,都是母亲最忙碌的时候。

春来了,刮了几夜的东风,母亲把薄一点的棉衣拿出来晒,她说:“过几天,你们就应该觉得热了,我先给你们晒上,省得用时还要找。”

果然,没过几天,天气就热了起来,我和哥哥姐姐便不想再穿厚厚的棉袄了,但只穿单外套又觉得冷。这时,母亲拿出已经晒好的薄棉衣让我们换上,正合适。

转眼就是夏初,母亲为我们换上了薄被子,又把盖了一冬的厚棉被拆洗晾晒一番,收纳起来。

天越来越热了,从学校回来一进家门,我们就大声喊:“娘,太热了,我们要换单衣!”母亲笑着从屋里拿出一叠单衣来,说:“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那些衣服都是已经洗好了的,母亲早就知道我们一热起来就会急着换衣服。

待到秋天,天气一下子就凉快了起来,母亲又开始忙起来了。夏天时拆洗好的薄棉被又被母亲一套好,准备用来应对下一个寒冷的季节。

几场秋雨过后,还没等我们开口,母亲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薄棉被来,说:“你们还不觉得冷呀,苍蝇蚊子都冻死了,再不给你们换被子,你们也得冻坏。”我们在床上嘻嘻哈哈地笑作一团。

一进入冬天,母亲便开始忙着做棉袄了。由薄棉衣到厚棉衣,每一件棉衣都是母亲一针一线地缝制而成的,天气逐渐变冷,母亲根据气温的变化让我们换上一件又一件棉衣,于是,一整个冬天我们都被温暖包围着……

在我们从小到大的那些年里,每一年母亲都会重复着这些过程,一到换季的时候她就开始忙起来,棉衣单衣,单衣棉衣,棉被薄被,薄被棉被……后来,母亲渐渐老了,脸上的皱纹越来越多,头发白完了,做针线活需要戴老花镜了,可她依然关心着我们的冷暖,天气一变化她就会询问我们的冷暖,好像我们永远长不大似的。

不久前的一天,天气突然变冷,睡前我在房间里看书时,忽然听到母亲在门外唤我的名字。我把门打开,看到母亲的怀里抱着一床被子,她说:“估计今天晚上会有点冷,害怕冻着你,给你添床被子来。”

当时我并没有感到冷,心想母亲有些多虑了。

那一晚,我睡着睡着真就感到身上冷了起来,迷迷糊糊中赶紧拽来母亲放在我床边的被子,不一会儿,身体就暖和了过来。这床被子带来的温度,让我再次体会到母亲浓浓的爱。

我的母亲是一位平凡的女人,或许她的一生并没有取得多么大的成就,但是,她把自己深沉的母爱注入每一次季节的变换中,把我们这几个儿女照顾得无微不至,这就是母亲最大的贡献。

换季中的母爱,是最平凡又最伟大的母爱。



妈妈的吻

苗青(广东)撰